

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明故太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棟
塘陳公墓表

九十一甫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
歎曰允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
次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焉孝
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

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
公觀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
日也舉進士需選則弃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
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邵文莊王肅敏輩誌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薦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
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
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談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
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
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書廖

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
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
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
官改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
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
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亡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
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臬徂徠蓄洩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

糧艘而先糧艘畢即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填夫承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美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捽潘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憲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叅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

州為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
若而人至於紕貪墨抑豪右侃侃在法表闔部肅然
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
乎漕河柳植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山佃
入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
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
為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
垂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
友書為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
金為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

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脩內
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為邑諸生時當護
月邑令司諸生咸蹲踞相諄笑公獨嘿跪不少跛倚
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好矣
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為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
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
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脩却
公曰我固不知却也其為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
博學能文章歆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
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

稿見聞紀訓彙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
以為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九十而讀書琅
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
洒洒朗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鄉呂諸君
子游然其絀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
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
留不恋生逝不厭置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
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
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
以為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王立

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奇之士以
為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探經
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為儀部
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
與馬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指紳大夫諸
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
良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
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誌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墓

表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姚弗肯應曰：「吾必死諫，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闖寇塞內，傅大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憊，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脩世為永嘉名族而其在諸主時美髻眉妍皙若玉雪人固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為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即勸上簡內閣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廡而內濟欲陰伎而陽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繇目攝矣而公按光祿即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入

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通
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
燾輩要當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為諸道最
播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
脅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即
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
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事三
司謁臺亡不謬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末願
獨捧手而已不為禮乃至都御史訶公廉徽餘奉為
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亡獎二司者二司法不

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
盜郡守為民請持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
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
復用按牘曰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按離職罷公公所
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
食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寨
所傷殺捕酋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而從
其宗人豪散嘗財募兵為募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
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
恙奮前募復豪讐言而公將欲兵悔約眺郡援又不

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
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
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
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
曰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
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
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沒
生平杜干謁雖贊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選

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
希遺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
上賢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替善侯
布政志傳中

中南黃先生墓表

當正德丙子而中南先生黃君得之舉於鄉以易魁
其經十五年而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舉於鄉以
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黃者而勉之一
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辭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六

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卒又十五年而黃君尚稱
鄉貢士以歿蓋七十有五矣黃君意以士不成進士
即不能有所施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轂至公卿
者即至公卿而問其所繇起赧然靡以應也其氣且
又索然以故終其身裋褐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
部也而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豈有
意耶部幸司務缺肯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黃君
咲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哉且吾苟為而所與者而
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於文章益有聲而鄉
貢士皇甫冲王文錄少後於君其聲相甲乙特相嚴

聞而欲致之謂是三生者久困令出我門下以顯當
重德我而俱莫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脩髯目
炯炯瞳子類河朔大俠壯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
之各千金悉畧以寘書於書鮮所不窺而所尤習左
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謝岑李王孟諸
家顧其所撰詩若文則別為杼袖曰吾得於機而發
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繇來若安能齟齬優孟抵掌
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黃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寵安
定皇甫冲淳沔瀛皆兄弟又交相貴善也勉之卒而
有子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